

欢迎投稿:qlwbdz@163.com

错了就改

●7月16日A3版《中国翻修阿克赛钦高速公路》“印度军方已经将侦查部队及巡逻队派往实际控制线附近”,“侦查部队”应为“侦察部队”。

●7月17日A9版《陵县县长要求尽快修好“断桥”》第一句“本报7月15日A10版报道《未完工“断桥”两天连坑两车》一文后”,时间不对,应为7月16日A10版。第二段第三句“国士等部门领导赶到现场”,“国士”应为“国土”。

●7月17日A19版《陈楚生赔偿天娱950万》最后一段:“陈楚生方面……所以上诉至长沙高院”,“长沙高院”应为“湖南省高院”。

●7月18日A16版《送幼儿上学面包车出车祸》第二栏:“一名孩子病情非常严重”应为“一名孩子伤情非常严重”。

●7月20日B3版《让人永远年轻的手术》第四段:“最后,玛丽说”,根据文意应为“最后,詹妮说”。

●7月21日A4版《三问:是“抓狂”还是公关?》第三段:“从危机公攻的效果上来讲”,“公攻”应为“公关”。

●7月21日A8版《17岁“燕”归来》第二段“大红喜子”应为“大红喜字”。

(感谢读者王耀华、耿开升、周而复始、文佳、朱永胜、王淑梅、张召来的批评指正)

评报员之窗▶▶

林荣耀:7月17日A16版《以前一天一车货如今三天才一车》,贵报推出的《微眼看经济》栏目,开门红,非常好,已经并将继续给GDP增速破8提供更直观、更易懂、更切肤的诠释,后续期待中。

编辑者说:国之大事,睁眼看,微眼看,不看不明白;经济指标,升也好,降也好,面包总会有。

张庆金:7月17日A6版《试管婴儿“套牢”部分不孕家庭》,看了这样的报道令人震惊,每次花费数万,却屡遭失败,医院方面在宣传的时候也是抓住了患者的需求心切,如果医院方面承诺成功率不到四成,估计困难的家庭就会动摇。还是希望医院方面实事求是告知患者,不要让患者费钱又流泪。

编辑者说:没钱的宁愿倾家荡产,有钱的,十万几百万地砸进去,原因何在?如果说责任,恐怕主要不在于医院怎么宣传,而在于那些不能自然生育的所谓患者,义无反顾甚至宁死不屈地让孩子生在一个债台高筑的家里。过这样的日子能

心安理得吗?

程占新:7月18日A16版《送幼儿上学面包车出车祸》,面包车里到底有多少个孩子?司机有无违章?是否超载?这些问题说得模棱两可,让人一头雾水,感觉是很不成功的新闻报道。

编辑者说:这条新闻记者没有署名,可想而知记者是冒着风险顶着不小的压力采写并发表稿子的。在交警没有结论的情况下,说清一二三,谁是谁非责任在谁恐怕不容易。但是,把事情报道出来,给“有关部门”敲一次警钟,我想它的价值应该在这里。

李燕:7月18日A6版《一考生放弃北大转投港大》,非常明智的选择,现在国内高校已经沦为官场了。如果让孩子在这样的地方上学,纯粹是浪费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据《经济观察报》:有了港校这面镜子,北大清华也不如往昔迷人了,原因:

1、港校教授治校,而内地大学行政化;2、港校的学术自由对应的是内地的思想固化;3、港校的学术操守对应的是内地的无底线学术腐败等等;4、选择不同地方的

大学,这其实是对社会环境的投票。

编辑者说:不管怎么说,北大清华在绝大多数国人心中的地位不可撼动。但是,香港的大学与内地大学形成竞争是一种良性互动。如果台湾乃至国外的大学都能过来争抢好学生,中国高校再想当大爷,那就难了。

杨岩刚:7月18日A7版《电话问老师,列车上紧急接生》,平凡的人,在关键时刻为人们演绎了不平凡的人生,在列车上,这两位“最美护士姐”,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护士的责任,敢于承担,助人为乐,希望这些平凡的好人能够给我们树立起一面旗帜,好好做人,回报社会。

编辑者说:佩服万水平,不仅因为她勇敢,更因为她谨慎细心。她告诉对方自己“没有护士证”,还向医院的老师电话求助。有勇有谋,学以致用。

刘丽:7月19日A12版《救援太危险,没人愿意主管》,读后心里很不平静。救援是高危工作,威海蓝天救援队值得我们敬佩。但是救援工作需要装备器械不能

只靠救援队自己解决吧?希望这种救援队应该由政府来管理和承担费用,不要让救援的英雄们流血流汗再流泪了。

编辑者说:蓝天救援队冒死救人,精神是高尚的,功劳是大的,但是要找政府,要身份合法化,那就难了。说到底,有些人一听见“民间”“组织”这几个字心里就发毛,不管三七二十一,权力在他手里,他就是不批。

周芬:7月19日A18版《15岁男孩在家被打扒火车出走》,离家出走的孩子被民警发现,其父赶到后还要打孩子。15岁正处在叛逆期,家长要正确引导孩子,一味打骂只能适得其反,建议学校多和家长沟通,帮一帮这个孩子,给家长讲讲教育方式,否则,你这次把孩子送回去,难保下次家长再打孩子,还要出走。

编辑者说:孩子离家出走,家长心里焦急,但他在家里,爷爷打了爸爸打,见面就要打,除了打,家长不知道其他教育方法。那么除了出走,估计这孩子也没有其他妙计了。

读者评报▶▶

最高多少年?

7月13日A18版《著名音乐人苏越诈骗案重审》,文中最后一句“而有期徒刑最高是15年”;7月17日A11版《高速路上开口子助大货逃费》按语第三行“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32名犯罪团伙成员分别判处5年至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前文说有期徒刑最高是15年,而后文却出现了20年的有期徒刑,怎么回事呢?

读者 刘学英

《刑法》规定,有期徒刑的期限除死刑及数罪并罚外,为六个月以上十五年以下;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著名音乐人苏越诈骗案重审》一稿中,苏越只涉嫌合同诈骗罪,所以对其处罚的有期徒刑最高是15年。《高速路上开口子助大货逃费》一稿中的嫌疑人是数罪并罚,从而出现了20年有期徒刑的情况。

记者 杜洪雷

缺少过渡

7月18日A17版《孙子把水打药里 奶奶差点被害死》稿件报道太简略。既没有交代往针药里打水的解某孙子的年龄,也没有说明医生如何得知病人是由于“打水”造成的反应。病人被送到医院后,直接是医生提醒,病人“如果在家打针,一定要注意安全,防范可能发生的危险。”缺少过渡环节又答非所问。

读者 周广清

没有透露具体信息,是应家属要求为了保护患者隐私。医生是从家属口中得知事情经过的,经医院救治,患者病情已经好转。感谢读者提出问题,今后将更加尽职尽责、严谨周全地把稿子写好,让读者满意。

记者 陈新

爱心雨伞

炎炎烈日下,妈妈撑起雨伞,给孩子营造出一片清凉。

拍客 孙守利



以貌取人

作者:玛丽·契斯汀 翻译:邓惠尹

间流露的爱意。

威廉的妈妈轻声问了声好,拘谨地整了整身上的工装服。绞扭着手里的收据,她似乎绞尽脑汁地想说点什么。她时不时伸出手抚顺威廉头上打结的头发,或者掸掉他身上的饼干屑。

谈话中,我得知威廉的爸爸是一家工业用品商店的维修员,他每天工作很长时间,累得筋疲力尽,而且上班时间还不固定。他告诉我,尽管他始终没去学校接送威廉,但他非常高兴威廉能学到很多东西。他还计划下周五休假时去学校接送威廉,他要坐到教室里看看,他的儿子在干什么。

“这是玛丽小姐!”他骄傲地宣布,仿佛很讶异他的老师也会来购物。我和威廉的父母亲握手致意,交谈起来。蓦地,我的注意力远远跑出了威廉的穿戴,我眼睛看到的是他们一家人之

不过,说到妻子到时不能和他一同去学校时,威廉的爸爸神情黯然下来。“她的老板不让她走。她想去的,但是没人能替她的班。另外,现在失业的人很多,我们不能让别人顶替我们。”

“我妈妈今天很早就下班了!”威廉说。他们一家的快乐感染了我。

到了周五,威廉的爸爸如约前来。他坐在窄小的椅子上,在一群趴在习字本上一笔一画写字的4岁孩子中间格外扎眼。他满面笑容地逡巡着教室,他的脸色显出一种严肃慎重。他回头对着我:“玛丽小姐,威廉听你的话吗?”我向他保证,威廉非常听话。

“他有礼貌吗?会说‘是的,小姐’或者‘不,小姐’吗?因为对我和他妈妈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

把因岁月的历练而斑驳变色的大手放在威廉的肩膀上时,威廉的父亲继续娓娓说到他对儿子强烈的爱意。

“我们希望他能学很多东西,但我们要送他来学前班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要他长大成人之后知道什么是对的,该怎样做才对。我们要他公平地对待每个人,不貌取人。”

我站在原地,因自己的狭隘羞愧不已。几个月以来,我仅仅由于威廉的外表,就对这家人妄下评语。这个坦白、耿直的父亲不需要用崭新的羊毛外套或者牛仔裤来表现他对孩子的关心,他没有为儿子选择随便就可以在超市里拿什么东西,他选择了仁慈、善良和尊重。他给他的礼物是爱,而今天,他付出的礼物是时间。

在威廉爸爸这次拜访之后的一天,威廉在运动场上朝我走来。奇怪的是,我这次没有注意到他的衬衫或者头发是否整齐。寒风有些刺骨,但他就像在夏日一般跑过操场,张开手臂,迎接每一股寒风,满脸都是阳光般灿烂的笑容。

“你知道,玛丽小姐”,他喘着气说,“我的爸爸和妈妈非常非常地爱我!”

“我知道,威廉,我知道。每天当我看见你生气勃勃的脸庞时,我就看见了他们的爱。”我给了威廉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他重又跑进了风里。

译文

编辑:李皓冰
邮箱:2009fanyi@163.com

最后的顾客

作者:佚名 翻译:韦盖利

圣诞节前夜,“最后一分钟购物者”都在赶回家,大雪给美国盐湖城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白被子。但旧钟表店的灯仍然亮着,又老又聋的店主雷正在修理一块旧钟。

修好钟,雷站起来,转身走去里间,他突然感到一阵冷风从前门吹到他的后颈上。

雷转过身来,看到圣诞节前的“最后一分钟购物者”。但他以老到的、智慧的眼光一下子看出这不是一个购物者。过了一会儿,他才看清楚是两个人,一个二十来岁,一个接近五十岁。年轻一点儿的挡在门口,年纪大一点儿的走向柜台。

雷掩饰住心底的害怕,慢慢地把一本便笺和一支铅笔从柜台上递过去,他向来者微笑,并指指自己的双耳,摇了摇头。来者脸上很快闪过一丝惊讶,然后,他转过去对门口的人说了什么。

利用这个时机,雷更接近地看了看来者,注意到那个人的大衣右口袋里有突出的手枪形状,那人的手不自然地插在口袋里。雷很生气,但内心有个声音告诉他:“要冷静。”

他在便笺上写的是:“你要买什么?”那个人看着雷,笑了,那是冷酷的、有嘲讽意味的笑。他们都明白为什么他进到店里来,为什么他的伙伴站在门口。他们看起来像是不走运的人,进店里来是想做他们以后会后悔的事。

接着,靠近柜台的那个人脸上好像放松了一点儿,他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指着手腕上的表,在便笺上写道:“看看这只表,你能给我多少钱?”

雷注意到那个人的眼里闪过一丝愧色。那块表一点儿都不特别,但它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它是交换的一种方式,是一种逃出坏处境的方式。知道这个人着急用钱,雷在便笺上写道:“你要多少钱?”那个人写道:“值多少就要多少。”雷到钱箱里去拿出一张50美元的钞票,递到那个人的手中。

这时,雷看着那个人的眼睛,它们好像在说:“谢谢你。”他们都知道,那只表不值50美元。在转身离去之前,那个人在便笺上写道:“我会尽快把表赎回。祝你圣诞节快乐。”

(本文编译自印度六年级课本)